



## 尋訪知更鳥，在〈晴朗的一天〉(下)

● 呂昇陽\*

談到觀賞整齣的《蝴蝶夫人》，我一直很想看到美籍希臘女高音—卡拉絲（Maria Callas, 1923-1977）於 1954 年在日本演出的《蝴蝶夫人》，很想仔細觀賞她對〈晴朗的一天〉的詮釋，可是一直找不到這個錄影視頻，只有 1955 年的單聲道錄音，雖然這份數位修復版多少可解我對歌劇女神的思慕之情，但是只是透過歌聲畢竟無法完整掌握卡拉絲演繹此首詠嘆調的精髓。因為就歌劇而言，只有美聲是不夠的，需得有好的演技幫襯。卡拉絲非常注重歌劇中的表演(演戲)成分，在一次現場的訪談中，主持人問道：「妳有個好演員的名聲，妳覺得這樣有必要嗎？」卡拉絲嚴肅的回答：「噢，當然，我必須說，我不覺得人們能接受一個不會演戲的藝術家，我確定你們不會接受。你們就不會想再去歌劇院。歌劇就會被視為愚蠢的東西，但也可能是世上最美的東西。」<sup>1</sup>可見只聽音檔是無法真正體會卡拉絲對〈晴朗的一天〉的詮釋底蘊。

\* 呂昇陽，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sup>1</sup> 〈一代歌劇女王卡拉絲 人生精彩又崎嶇〉(年代新聞台製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TAcAIyIyPI>



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義大利女高音—芙蕾妮(Mirella Freni,1935-2020)的歌劇電影的版本外，我也很喜歡 1995 年由法國導演—弗萊德里克密特朗 (Frederic Mitterrand) 執導，中國女高音—黃英(1968-)所主演的《蝴蝶夫人》(歌劇電影)。身形嬌小的黃英憑藉她清亮華麗的音色，與青春並稚氣未脫的東方臉孔，完全符合劇中蝴蝶 15-18 歲的人設，再加上導演精湛的功力與黃英自然不做作但卻非常到位的演技，使得這個版本在眾多由西方女伶所飾演的蝴蝶版本中顯得細緻、獨特而不可或缺。我甚至覺得如果普契尼(1858-1924)可以死而復生的看到黃英的蝴蝶，也許會改變日本的女高音三浦環 (みうらたまき 1884-1946) 是他心中蝴蝶最佳人選的想法。不過在錄製了這部歌劇電影之後，黃英卻不怎麼熱衷在歌劇院演出蝴蝶，因為她覺得自己是小號的抒情女高音，並不適合這齣專為戲劇女高音創作的《蝴蝶夫人》，她怕拗折了自己的嗓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Vw-P5As5gI&t=5155s>

歌劇電影的形式恰好將黃英個人的優點極大化而迴避了她的不足之處。在這部可以從容精雕細琢的《蝴蝶夫人》裡，黃英的表現有許多令人激賞的地方，就以〈晴朗的一天〉的尾聲來說，當蝴蝶對著她的僕人鈴木唱到—「我向妳保證，他一定會



回來，收起妳的擔心吧，我會以堅定的信心等待（Io con sicura fede lo aspetto）」時，她自信、凜然的笑容全然就是一副清純少女天真自嗨的模樣，彷彿未歷風霜，不染滄桑。面對這無可救藥的癡心幻想，鈴木知道再說什麼也是多餘，所以她無言了，帶著微笑慢慢地走向蝴蝶，溫柔慈悲的眼神傳遞著對蝴蝶的支持和肯定。可是就在這時候，蝴蝶反而像洩了氣的皮球，雙眉微蹙，神情轉趨落寞。而隨著管絃樂的由強漸弱，彷彿也暗示著蝴蝶最終的結局，無論是怎樣的奮力吶喊，終歸徒勞、虛無。

〈晴朗的一天〉的主旋律除了在這首詠嘆調中一唱三歎、回環往復的出現三次之外，它在後面的劇情中又出現了兩次，其中一次是領事向蝴蝶三歲的兒子詢問名字，蝴蝶代兒子回答：今天我的名字叫悲傷（因為領事已經告知蝴蝶：平克頓不回來了），但爸爸回來的那天，我的名字就叫「快樂」（gioia）。黃英對這段樂句的詮釋並不像芙蕾妮或是賽多琳斯（Fiorenza Cedolins）等常見的版本因執著在「快樂」的詞所以總要擠出一絲笑容來唱作，而是隨著劇情放任情緒的宣洩，當澎湃、華麗的法國號奏出命運的風暴時，黃英以一種木管般清亮的音色、悲愴的聲腔來演唱「快樂，快樂就是我的名字（Gioia, gioia mi chiamero）」的樂句，彷彿是對命運的對抗和控訴，那推疊的濃愁使人聽了不禁泫然嘆息而久久無法平靜。

《蝴蝶夫人》的劇本是以義大利文所寫成的，在藝術形式上也是一部很典型的義大利歌劇。黃英版的《蝴蝶夫人》不論在選角、編劇、導演上都很用心，美中不足的是中文字幕把「pettirosso（義大利文）」譯錯了，英文版譯作「robin」，這是正確的，所以中文應是「知更鳥」，但它卻翻成「畫眉鳥」。也許有人會覺得譯錯一個鳥名沒什麼，但在我看來並非如此，因為這個錯誤的翻譯直接減損了劇本的完整性與藝術性。畫眉鳥基本上是「留鳥」，即不隨季節遷徙，終年可見。而日本知更鳥是「候鳥」，對於住在長崎的蝴蝶來說，這意味著在秋冬兩季是看不到牠的，一如隨軍艦離開長崎港的美國丈夫-平克頓，蝴蝶至少大半年都見不到他。什麼時候可以再相見呢？玩世不恭的平克頓裝腔作勢的跟她約定在春天知更鳥歸來築巢的時候。把自己的歸來關連到候鳥的去而復返，這不禁讓我想起鄭愁予那首自命風流卻又膾炙人口的〈情婦〉——「在一青石的小城，住著我的情婦。……我去，總穿一襲藍衫子。我要她感覺，那是季節，或『候鳥』的來臨。因我不是常常回家的那種人。」所以當我們瞭解了日本知更鳥與





畫眉鳥之間候鳥與留鳥的差異後，也就知道《蝴蝶夫人》的劇本之所以以知更鳥的歸來為信約，是有它在文學與生態上的意義與關聯性。相反的，若是錯譯為畫眉鳥就與這個去而復返的約定不相干了，同時也就推演不出後來蝴蝶向領事請教「美國的知更鳥是否較晚或較少築巢」的這個既有趣又感人的橋段。難怪普契尼要特別為知更鳥譜一個音樂動機。

附帶一提的是，蹦藝術/BONART 藝術網站執行長，旅法長笛演奏家林仁斌先生是近年來相當活躍的古典音樂導聆人，他在〈普契尼三大歌劇之《蝴蝶夫人》背景與簡介〉一文中，也一樣把「pettiroso」譯錯了，這回知更鳥變成了一隻「小燕子」。

